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六

華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顧開雍偉南

張 冕組垂參閱

屠漸山集

疏

屠應竣

應制陳言疏

大祀

刑部 奏爲應 制陳言事臣等伏觀 制命百官

稽古議禮考 天地 日月 羣神合祀之是非博

采葦議責之必言廣聽克讓合天下之心以奉祭祀  
臣等有以知陛下之事 天明事 地察也臣等  
竊聞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大於祭祭者  
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者也 陛下慮大  
祀之典神祇失位 聖心所格上通于天卽此心也  
祭祀之本立矣臣等伏念 陛下開兼容之路而臣  
下犯緘默之戒誠有大不可者竊以古昔所聞并愚  
陋之見爲 陛下陳之竊惟 本朝大祀之禮所可  
議者三而願加 聖心者四夫古之郊祀其詳不可

得聞矣。禮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墮於泰折，祭地也。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曰：禮地。示則天地之分祀明矣。自漢元始以後，議者牽合附會，迺合祀天地于南郊。后世沿訛襲敝，墮墜古典，中間分合之議，迄無定制。我朝驅逐胡元，統一中夏，凡典章文物，一舉先王之盛而祀天饗帝，禮之大者，顧尚襲漢唐之舊儀，此其所可議者一也。古者天神地示之祀，必求諸陰陽，故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日月星辰司中司命，輒

師雨師天神之類也。合之圓丘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地示之類也。合之方丘至於六宗四望。又皆有專祀焉。是故陰陽定時。上下定位。分合有宜。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后世孟春郊祀。從以羣神。配至千有餘位。晉賀循已非之。况其他乎。我朝創立郊殿。纒以二十四壇。去其淫瀆之祠。稽之祀法。亦云正矣。然日月止一從祀。而朝日夕月之初制。弗行。神祇人鬼。上下聚列。而天地卑高之分未正。此其所可議者二也。皇祖卽位之初。創制立法。首建圓丘方丘于鍾

山之陰陽每歲分祀 天地又以仲春秋分專祀

日月自十二年以後始創合祀之禮則分祀亦 皇  
祖之舊也夫從祖而與古弗合固不若從 祖而循  
古者之尤爲愈也况王者之制多更數世而后定其  
儀文制度亦必潤色損益而後全我 明之典百六  
十年海內又安方外賓服制禮作樂稽古憲后此固  
其時矣况 陛下制心禮義見其精微建中和之極  
宣人情之所安去百代之敝文以復三王之舊此萬  
世一時也此其所可議者三也臣等又竊聞之禮曰

天子之祭也，與天下察之，是故表文以備物，修德以立本，其御下也，蓋之如天，容之如地，照臨之如日月，體元育物，無有疾戾，四海之內，歡欣交通，明德馨香，上帝悅豫，由是宣之樂，以達中心之積，故郊之樂六變，而天神降，地之樂八變，而地示出，此無他，致和之極也。伏惟陛下懷保小民，慎簡守令，而郊祀之禮，下詢臣工，無間小大，帝王之德，誠無以加矣。臣等竊覩制命之詞，不無尚疾異同之論，是以私憂過託，誠恐在廷之臣，或有考禮不定，執論不一。上干

天威。陛下因而怒之，則雷霆之下，或多摧折者。其於盛德誠恐少損萬分之一。伏望陛下體古聖人隱惡揚善之心，用其公言，容其拂逆。俟彼徐考而自定，則聖德益昌，而感神之本無不至。所謂願加

聖心者一也。禮又云：天子卜郊則受命于祖廟，而作龜于禰官，言慎之至也。夫以歲郊恒典，而先王至慎如此，况夫創建鴻業，廢百年之舊，以定中興之治，其可不慎哉。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謀及卜筮，郊祀之禮。陛下所謂巨疑者



也。聖志先定。卿士協從。固有不待言者。臣等尤望  
陛下告之。祖考。決之著龜。上稽天心。仰承列  
聖。夫苟從矣。乃命禮官稽漢時故事。刊刻聖制頒  
之宗室。及南京各省官員。俾其博考古制。俟以歲  
月。各列條件。上陳。必待人謀僉同。然後斷之。膺  
思肇舉。大禮則所謂大同之慶。身其康強。子孫逢  
吉者在。是所謂願加聖心者二也。國家大祀殿之  
制。規模宏麗。窮極尊奉。凡百六十年來。天帝降格。  
百神萃享。自近郊數十里望之。鬱然穹窿。爲朝廷

南面巨案今日不殿而壇則大祀殿將安置之萬  
一有所改易議及簷棟誠恐天神震驚朝野異色  
而小民無知者亦必狂視駭聽訛言相驚大非國  
家之利所謂願加聖心者三也夫殿宇旣不可  
議室祀又非古禮則大祀殿必將存之而圍丘之祀  
又必建之他方其齋官服殿朝房樂院亦必創爲新  
制與舊相等方丘之制又必與圍丘相等其人力工  
價玉石土木之費必將數十巨萬况今仁壽宮先  
蠶壇起工在即誠恐今之財力有所不贍伏望陛

下豫令戶工二部度其經費量今日之財力既周二  
壇之外足餘罔用幾年然後鳩集大工成之不日則  
陛下制豐保天之慮周而亦無時紬舉羸之患所謂  
願加 聖心者四也臣等下愚不足以對揚 休命  
謹昧萬死塞 明詔惟 陛下垂神明之聽以無忽  
芻蕘之言天下幸甚

送給事陳君使琉球序

出使琉球

琉球王世子清表曰臣世被中國厚恩樹之島夷以  
藩屏東海外先臣 憑 天子神靈獲終于位孤臣

清議嗣惟是微于元命弗敢寧居謹昧允介陪臣長  
史潮以請漸渡海至表以聞制曰可禮部議冊典簡  
所宜使者其名上故事凡使二人而正使以給事中  
往時當往者率悒悒憂動色陳君應和爲吏雜左給  
事中。有賢譽而君亦壯不憚往仍疏名上。天子素  
知其賢報允。 陞辭復。 詔賜玉帶麒麟服云屠應  
竣曰東南夷內屬者以數十琉球蓋其一云。 高皇  
帝放驅胡元。 擯飭異域。 諸海外夷狄君長振懼。 威  
德交臂屈膝以稱臣歸死而琉球始通貢獻中國。

文皇帝時命使者就立其王賜之冊命被以印綬冠帶世爲外藩臣得遣子入就太學于是琉球爲寵王駸駸向聲教矣天子躬至德中興諸國益効職無敢墮忘聖惠光施存定荒裔而琉球之使也陳君實尸之行矣壯哉予嘗讀太史書至相如之使邛笮也道蜀蜀守令郊迎負矢以爲寵而相如亦卒能其使事予未嘗不灑然心善之也至觀博望侯騫傳則以一介之使凌絕海外結軌殊域歷上古不王之國爲漢鑿空向導隨流而攘則又蓬然喟慕雖其行不揆

千古有壯志焉。今以行人往來之域，通外邦。內臣而使者言海外，則悒悒動顏色。奚古今人之是遠也。陳君建盛明之節，照耀燕趙齊魯之郊。浮江達河，逾于淮沂錢塘之波。騁于故里，其守令亦將北嚮。先驅若相如然，斯可謂寵矣。而又馳東冶，沿漳水，晞無諸之域。橫海東下，梁彭湖指中山。觀日月所出沒，俯視蛟龍巨鯨諸怪之嬉游也。若陸行牛馬然，蠻夷之俗振于天使。王侯以下，羽冠螺飾，盡喘息迎謁。而陳君執符被服，拱揖于其上。知不知望之以爲從天而

下斯天下之壯觀極寵而博望騫所肆說而不得者也。斯不亦壯哉。抑君天子之近侍臣也。雖蠻夷亦將于君而觀式焉。夫言動與取身之經而使之節也。宣昭皇度。茂貞使命。以風示天子之德于諸蠻。不在茲乎。不在茲乎。夫以陳君之賢而使事。又壯不憚往。其于茲也。晉有以測之矣。

任丘縣王君河碑

任丘

任丘去京師不數百里。當燕趙齊晉之交。水陸輻湊。河自滹沱而下。東南至河間。又東迤于郎莊。滹流縈

紆又東南匯于陵城，凡商賈之所貿遷，區野之所浸漑，百利是興，腴壤攸賴也。敷濟弗若，泉源堙沉，淵藪墳廬，荻莽載望。于是民寔病焉。蓋歲且十越矣。邑大夫王君齊至之，朞年，則喟然曰：夫令民者，將導利而百播于下也。民賴其利，而淤其源，則焉用令矣。乃鳩工量材，乎上董下，物土之經，因其便，故徒庸之費，取諸羨資，順民如流，民趨若赴，不踰月而萬衆之功，聿成。蓋邇源而達于邑，凡七十里，廣十餘尋，亘以巨堤，裒若橫帶，較之往昔，形利兼倍焉。邑人士則相與言



曰嗟乎夫昔吾邑之建而水陸之勢兼便也自斯河之弗達也陸輓車擊肩負而跣馳凡百穀之任千夫之力弗若一舟之致也引泉鑿流抱甕行汲數里而一罷凡盡日之功不若瞬息之便也今茲之有河也綉艦鱗次帆檣下上千里之材五方之貨陸弗能致者不踰日而集于城下矣四民之所往來習勞而就逸者不行役而濟矣室廬相比周城而居挹之河而注焉若家汲而戶輪之足矣夫斯河之浚也王君之澤弗可泯也廼遂稱爲王君河云而邑博劉生達等

敘其事乞文于予，予聞而嘆曰：懿哉！所以名河之說乎？予讀召康公之詩，愛其人，思其所說，猶曰：召伯召伯者焉，而況于經營敷引，心力周咨之所建者乎？惠流者思，功遠者世，渠稱鄭國，井美耿君。秦漢以來，未之有改也。夫高城深塹，邢邑之所以爲固也；禦暴興利，循良之所以永譽也。夫斯邑也，任君城之，是故以任丘名焉。至于今，民猶載矣。后之言王君河者，則自今始也。重休襲美，播之無疆，其將有徵于斯文乎！

孫文恪公集

記

孫陞

新建巡按順天察院記

巡方

今上馭宇之三十有一年，巡按順天監察御史懋卿上言：臣幸得銜命奉使，以督察畿輔為職，所領重于天下郡國，而都城顧獨無治所，恒視事浮屠之舍，章牘簡書，皮藏不密，掌故胥吏之徒，單外暴見，人得狙伺緣隙為姦，甚非宜。臣請無敢別賦更繇，但以臣所送卿會賦人也乃能以贖鍰為公用耶蔽訟贖鍰之在縣藏者，庀材募庸為署，得罇心厲下，折姦萌，宜詔條便。上許之，無何署成，而京兆二縣

令造余乞文以記始事。余按御史之名。紀于周官。勅舉之典。昉于漢代。蓋古者政教流行。風俗齊同。上下交信。而邪慝不作。然猶孳孳不敢懈。天子省方。諸侯遵職。考禮申度。以防其溢。采詩聽誦。以求其微。然後鄉貢其俗。國聞其政。而天下之情可知也。觀察之設。基于是矣。去古既遠。淳澆樸剝。吏或旁法守利。而民至抵冒以爭刀錐。于是監郡察州之制。謹而衣繡持斧之使出。至于大都之下。不制之豪。乘時藉資。詭法干紀。則司隸假節以督三輔。非獨遏強圉而備非常。

抑亦抗威稜以風四國。蓋因變制權得其適矣。魏晉以來。因革靡一。然臺察之任日重于曩時。繩糾之權益彰于前軌。固弗之能易也。皇明建官。既則周典

而按部之制。猶采漢儀。御史大夫歲請于

居平常言國家苟得賢巡方數十人振肅綱紀天下

其屬。巡行天下。內自都邑。外抵蠻夷。縣道幅員萬里

不足治也

之中。絕荒遠徼之外。恫瘝幽憂之疾。盜竊姦宄之情。無不使旁燭。行省大吏二千石以下之賢不肖。出令

之平。頗庶獄之詳。澁氓庶好惡之中和。邪僻無不使聽覽而變置之。大者奏裁。小者立斷。是以風教覃于

四裔。苗壩邇于階闈。德刑咸暢。而王路清夷也。御史  
之任。于是爲重。操柄旣鉅。而居處不肅。則觀褻而威  
頓。漏泄之患。生請寄之。奸起。故部使者所至。未有不  
重屋複垣。累棘襲扃者也。而况京兆所隸。近畿百里  
巡方之職。苟能除去累史。卽所謂里巷之俠。不啻可  
之內。麥怵環詭之觀。殊異乎五方。縱情浮淫之蠹。秦  
也成于累盛。與夫里巷之俠。三選七遷之民。時時觸罔  
都肆簡蒐。春秋番衛之衆。旅于道途。軍實營屯。兵芻  
微發之文。盈于几案。周防一逸。機變立生。是故按治  
者。常以魁望宿資。雄俊更嘗之材。然後能勝其任。夫

事異于常倫而制陋于下國使夫位署失次建政無所本末相踰輕重衡決不稱之大者也百五十年曾無論白以逮于茲豈誠未覩厥體哉無亦畏嫌于懷也爾矣惟上宣二祖重光振百代絕業禮文規制宏亮絜備士逢其會而不能伸眉吐議舉纖遺昭憲度廓帝紘恢王綱可謂失其時矣御史器能行誼著于班行蹇然有古風槩固宜言契乎聖聰而事立于當年也昔者陳國道蒞內史以訛魯新闕官史克作頌余厠禮官又舊史氏也闕王政而不書沒賢臣之

嘉績弗紀，川亦有曠懼焉。爾故因二縣令之請而備  
論述之，以銘于石。御史鄆姓，豐城人，辛丑進士。

書

與李縣尹書 防倭

五月間，倭寇千餘，由勝山海濱，擁入吾土，焚廬舍，屠  
生靈，縱橫蹂踐于石堰，內外數十里，如入無人之境。  
彌月飽所欲，始航海去。維時足下登城防守，其猗獫  
逼城之狀，不猶在目中耶。今雖甦爾靖輯，瀕海居民  
神紋膽喪，遙見海艘夜泊，率妻孥奔走山谷。數日乃



旋室中財貨往往爲土賊所掠窮窘辟易言之傷心  
明年南風起寇或併力而來深爲可慮是故乘冬月  
閒假之時思患預防足下所宜加之意也國初防海  
之制甚詳歲久漸弛卽今集兵船塞水港出洋哨探  
據山環守固自有主者乃若海塘以內抗拒其衝則  
封疆之臣之責矣昔人于塘外濬河塘上築墻下里  
甲分信地刻日畢工官不費而事自集蓋將恃河以  
爲塹依墻以屯兵俾寇弗獲踰海塘侵內地也今墻  
或傾圮河或壅淤不乘時葺治之可乎鄉兵本農夫

然性頑勁。其禦門庭之寇。家自爲兵。人自爲戰。實勝  
官軍。擇有行誼者爲之團保之長。製冊籍。勒名氏。平  
居深戒勾點。以安其業。臨事稍給。崔直以結其心。有  
能斬將奪旗。畀之重賞。夏末寇復窺虹橋。鄉兵鼓譟  
而前。卽遁入海。亦其一驗也。今名籍漸廢。團保匪人。  
不乘時申飭之可乎。姚城四面臨江。視他邑更覺險  
阻。乃昨乘之拒寇。獲保無虞。說者謂宜增高壘。以壯  
雄圖。建敵臺。以騁長技。誠爲有見。矧今西壁多頽。新  
牖未固。不乘時修築之可乎。修城之費。取諸官則帑。

藏已虛取諸民則脂膏已竭僕嘗過上虞見張君銳意修城詢之云其邑預徵徭銀共計八千兩以三千兩解軍門尚存五千兩請諸土官獲興茲役僕思徭銀預徵闔省畫一姚之戶口勝虞徵銀必多曾解幾何尚存幾何比例移文是在足下爲之所也吾姚災切剝膚嘗各攄防寇之策城中人一說江南人又一說四鄉人又一說夫同舟共濟豈宜自相參商僕意塘兵鄉兵多設藩垣固所以護城中人矣藉使塘不能守鄉不能禦江南四鄉之民奔避于城中則修城

增壘非卽護鄉閭人耶。譬諸一身然。城中腹心也。江南唇齒也。四鄉四肢也。善醫者究標本。投藥餌。必期于全體皆安。是故爲今之計。葺墻疏河。練兵修城。所宜兼行並舉。有先後而無輕重者也。保障一方。不可無調遣遊擊之兵。近聞召募勇敢。已及千人矣。無事坐食。費出不經。莫若選精兵五百人。或用千人。此項費的。要法。番操練。則名爲千人。實止給五百人之費。而臨時又得千人之用。以策應鄉兵。節其所贏。給鄉兵。雇直。是又在足下劑量伸縮之也。士生明盛之朝。委質爲臣。

輒思報主固知足下忠義之心油油然不可遏第  
官以父母名誠宜視民如子古人有蒲鞭示辱者有  
催科政拙者凡以生之不傷厚之不困法三王之遺  
意也昔者姚俗簡朴近古諸凡讌會僅僅成禮而已  
比來士夫之家競爲侈靡萃水陸之珍誇金帛之盛  
恣長夜之飲耽劇戲之娛此當承平無事然且不可  
况四郊多壘之時乎僕願足下省刑薄罰倡節儉以  
厚風俗實爲政之切務弭寇之根本也夫弭寇必賴  
乎才將領尤必賴乎賢守令稽諸載籍橫海樓船雖

樹一時之勲，平居伐謀杜漸，其誰任之？魏尚守雲中，

魏尚，朔方人。今之郡縣，固不能同。

匈奴遠避，不敢近塞。虞詡宰朗歌，賊徒駭散，境內皆

平。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亦惟踵躅以嗣其芳焉耳。

前守劉君既得罪去矣，其事尚屬未明，但劉嚴刑重

罰，仇視其民，是以人弗憐惜之。今聞新守李君實銓

曹爲地擇人者，先聲旣已慰士民之望，而又得足下

不赴京朝，使誠上下同心防禦，寇弗入境，民獲安生

其効可計日而覩也。松江海口，新寇泊者十餘艘，勢

殊可畏，奉化奔突二百餘人，又未知底止，寇情巨測

其來不顯于夏月，今羅丞遷官保簿，應覲萬一豺豕成群，構連深入，飲馬于舜江之滸，足下病軀，隻力，其何以櫻之哉，不可不逆爲之慮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編輯

宋徵璧上木 周立勳勒白

李待問存我叅閱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

疏

曾銑

議收復河套疏

夫夷狄之叛服無常，而中國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于易，庶幾杜漸防微，仰惟皇上聰明聖智，法古憲



天是宜舞干羽于兩階內治修而遠人服顧茲北虜  
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入寇榆林內地  
傷殘遠邇驚懼犬醜虜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獗  
迺爾臣竊計之先其虜人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固驅  
除遂難顧忌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  
不是之圖而徒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  
不知抽薪外患不能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  
代以來悉麗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  
仲獯豨于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爲朔方

郡築城繕寨。因河爲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畧。唐初朔方軍以河爲境。嗣是張仁愿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斤澤。進陷靈肅。河套復爲虜有。卒不能制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驅逐胡元。遠遁漠北。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餘孽奔亡。幾千里。救死不暇。而又敢望河套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土地沃膏。艸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

河守乃區區于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有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篋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及逮。至武廟嘗欲征之而未能。因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爲巢穴。禍根旣種。竊發無時。出套則寇宣大三關。入套則寇延寧甘固。生民荼毒。全陝困敝已極。此撥亂之功。天將有意于我。皇上夫河套自三代以迄于今。中國所守以界夷夏。又我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自

不守遂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及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蓋套虜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勢所宜復也而封疆之臣曾無有爲國家深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爲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與國之重務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孽其短者繼踵而至鼎鑊刀鋸而背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况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曰姑待來年便已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臣雖

愚昧豈不知兵凶戰危未易舉動但近年以來得之  
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身任其責目擊此虜  
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實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  
焉者故敢冒昧輒以短見上塵睿覽伏乞勅下該部  
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牆之奏會集廷臣詳議可  
否如蒙採納特賜該部作速施行蓋選將材除戎器  
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修舉則臨期  
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牆方議修築今仍輒有  
復套之議會極端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爲數

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根尚在。爲患無期。不防則爲無險。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沃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殲彼醜寇。驅其餘黨。擯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爲池。皇靈旣昭。賊膽應裂。很顧脅息。雖數百年不敢輕肆侵軼。此社稷之計。聖子神孫之永圖也。

一曰定廟謨。周公曰戎狄是膺。孔子作春秋攘夷狄以尊王室。漢武帝之朝已治安矣。賈誼且以爲首足。

倒置，深用痛惜。蓋以中國者首也，蠻夷者足也，不可  
紊也。陛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閭外之臣，迺  
不能奉揚威武，汎埽腥膻，以嚴華夷之限，繼春秋之  
志者，臣竊恥之。醜虜以逆犯順，悖亂天常，王法所必  
誅而無赦者。今欲除之，先務其本。河套者虜之巢穴，  
生民之禍本也。禍本不除，則延袤二千餘里，卒無寧  
居，守禦單弱，芻糧莫繼，歲掠之民，往往爲其先驅。畏  
虜之害，所向無前。將來生聚日繁，貪噬日恣，南侵之  
禍，深有可慮。趙克國屯湟中，漢宣帝主之于始，而魏

相卒成其終北事帝貴漢爲內主恐明謀下定耳淮蔡之平。唐憲宗之獨見而贊曰者。裴

度也。故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伏願 聖明先定此志。命下廷臣。大加詳議。以爲長治久安之計。不以同異之說而疑。不以浩繁之費而止。不以重難之事而憚。傳選謀猷忠勇之臣。付以圖外專征之任。惟求底定。不急近功。則國是定而神人協從。我 皇上文教旣崇。武功亦競。中興大業。巍然煥然。商之高宗。周之成康。豈足以比倫也耶。

一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



節日之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綱紀既立，則戎事可興矣。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裹糧三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卽緣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爲此謀雖善，其勢寔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賊，賊未胆落，輒興版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爲爰

整雄師。張皇義旅。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遜。然後拒河爲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旣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守巡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克軍者。皆定發于衛所。凡該口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爲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闕一頃是爲閒田。以養地力。其緣邊軍民。亦出示召募。有願守邊者。

皆給以田。

黃河不可引如寧夏盤梁可也

引黃河之水爲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

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  
又做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於稼穡虜騎難  
於馳驅夫旣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  
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爲禦虜之計民  
不告勞農不苦廢行之旣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  
此規模節目之大畧也乞勅該部預爲料理三年之  
後以時而行有未盡者容臣次第敷奏雖然屢年邊  
事廢弛將士怯懦整頓實難須及時飭治來年四月

先將隣近賊巢勦除其受命出勦得先和乎以倡我軍之氣候其胆力漸雄。  
然後昭 聖明無外之度。開 皇上救民之仁。多給  
榜文標示牌楸。遍置套中。以聞來降之路。以歸被虜  
之民。與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以動豫。在師中  
吉矣。

一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爲之也。得其機  
而乘之。勝筭在我。何往不濟。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  
艸以住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  
黨類。動十數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

寇之時勢我軍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

易東匪擊之

水艸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

曰反从虜馬強而我馬亦強冬春虜馬強而我馬

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固以弱我。我則訓練強兵。攢槽牧

亦宜其論亦確

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

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

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

謁山東。捨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間。水陸並

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村官驢

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雷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

靠。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宜大山。西總督鎮撫等官。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住牧之寇。倘套賊敗亡。必將逾河逃遁。厲兵牧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而歸。守我分地。秋高之時。賊如復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况得勝之兵。勇氣自倍。不待臨壻。可使捷伐。如是三年。虜勢自衰。將遠遁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耶。至是則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爲險。修築

墩墜。一如榆林守邊之議。且講求屯政。建置衛所。處分戍卒。填寔邊民。墻塹既固。耕穫可饒。全陝之轉輸。漸省。而寧夏之河防亦寬。而內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

一曰選將材。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能否勇怯。所係匪輕。如馬永之于遼左。梁震之守雲中。至今稱勇。亦以其能善戰料敵。不負專閫也。今三邊之將。謀猷勁悍。未可謂無其人。而因循懦怯。襲于不振。一遇警發。遂觀望退縮。遠爲自守。蓋總副叅遊等官。爵位漸高。志

欲漸滿。保身之念重。故報國之意輕。有生之樂。無死之心。魯仲連所以識田單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邊之廣。豈謂無人。但往日以資格待士。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故英雄豪傑之徒。往往襍于卒伍。雖有材美。不獲自見。夫爵賞等級。所以待庸品。而非常之材。要不可以常調拘之。韓信拔于行伍。陳平起于亡命。感遇思奮。遂建奇功。欲爲恢復之圖。必須大破常格。各鎮將領。除中材堪以策勵者。照舊任事外。凡有庸流別議任用。乃自指揮千百戶等官。以至摠小



旗夜不收等人員。及屢年各處廢棄謫戍將領。中間果有智勇超羣。謀猷出衆者。許中外臣工。不限地方。各舉所知。疏名上請。俱發陝西軍門聽用。立功。其材可將千人者。卽以爲千人之長。可將萬人者。卽以爲萬人之長。或假以署銜。使得統馭軍士。展布四體。將兵出塞。果能摧鋒破敵。聽臣等覈實奏請。卽與寔授。或不次超擢。以旌異材。被沉抑之久。幸而獲伸。感恩之念重。則保身之計輕。向上之志堅。則克敵之心勝。掃清朔漠。以恢大業。可坐而待矣。然此特就復套而

言不爲常例。如循常守舊。無所樹立者。令各復還職。其有畏怯逗遛。玩愒失事者。黜爵自有明典。夫復何言。如此厚賞以酬有功。明罰以懲不恪。爲將者亦將爭自洗濯。嫌于見棄。而武功日競矣。

一曰足芻餉。夫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擬蒐套之兵。摘選馬軍六萬人。每人日給行糧一升五合。每日計行糧九百石。以五十日爲期。共該行糧四萬五千石。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共計銀五萬四千兩。每人日折鹽菜銀一分。日該銀六百

兩。五十日共該銀三萬兩。馬六萬匹。每匹每日料三升。五十日該料一石五斗。共料九萬石。每料一石折銀七錢。計銀六萬三千兩。每馬艸一束。該艸六萬束。每束折銀一分。計銀六百兩。馱馬牛騾二萬五千匹。共該艸料銀五萬一千二百五十兩。山東槍手二千名。係是客兵。其人猛悍。欲致死力。糧餉宜加。大率每人每日須給銀六分。連往來路費。又約該銀一萬三千兩。外將領等官廩給等費。大約銀五千餘兩。共該用銀二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兩。然此經常之費。語

其大略也。師行千里。風雨罷勞。敵愾禦侮。存亡攸繫。不有厚賞以結之于先。安望得其效力于鋒鏑之下。故必豐其衣食以壯其力。積以金帛。示有厚賞。牛酒以悅之。律罰以威之。兵有鬪志。將以增氣。雖數萬衆。合爲一心。有守必堅。有戰必強。平寇之期。斯可卜也。賞犒之數。大約該銀十餘萬兩。摠計銀三十七萬六千二百餘兩。可給一征之費。比宣大山西每歲客兵之需。京運銀一百四十五萬兩。今陝西于年例防秋之外。亦捐此客兵之數。以克復套三年之費。非甚難。

集不然。淮折每歲餘。鹽銀兩不下七八十萬。以此供億。尤屬相應。伏乞勅下該部擬議。先發帑銀四十萬兩。交付總理糧儲大臣。督同延綏陝西寧夏三巡撫處。預先會計召買。聽候行軍之費。其中十萬兩。作爲犒賞之需。外更多備買馬價銀。不許別項挪移借用。仍令預備輜重。待時而行。則食足兵強。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矣。

一曰明賞罰。兵法曰。用賞者貴信。用罰者貴必。又曰。賞不逾時。罰不遷列。故助勞宜賞。則不吝千金。無功

妄施。雖分毫不與。昔孫武斬宮嬪而吳兵可用。穰苴誅莊賈而軍士股慄。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也。仰惟 皇上明罰勅法。令甲昭然。有邊功者。特加陞賞。而失事將領。即械繫誅譴。可謂勸懲之公矣。然臣思之。邊方失事。豈獨將帥之罪哉。蓋以承平日久。戎務漸墮。紈袴之子。罔知兵革。三軍之士。習于驕怯。夫驕則不知有將。怯則惟知畏敵。臨陣退縮。逗遛失事。無怪乎其然也。至于爭奪首級。尤方今之極弊。夫以一賊首級而羣數

十人爭之。在已。既不免于傷殘。且縱賊不追。而投間抵隙。反爲虜所擠者。往往皆是也。合無請勅申明禁令。凡有衝鋒破賊者。雖無首級。定爲首功。而爭搶首級者。與凡還縮觀望買賣冒奪之徒。繩以重法。戮之以徇衆。務俾畏我而不畏敵。法曰威克厥愛。允濟。此之謂也。然欲得人之死力。非厚賞無以結其心。况玩愒之餘。衆心渙散。迫之以威。則離。循而拊之。三軍之士。溫如挾纊。臣請給發帑銀之外。再乞勅下該部擬議。詳著條款。明降榜文。示以賞罰必信之意。庶使人

心知所趨避夫有賞以誘之于前有刑以驅之于後則士卒感恩而畏威有勇而爭奮矣。

一曰備長技漢書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軍相爲表裏斯爲萬全之術今虜賊之長技不異于昔時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五者乎臣不得而知也欲求相爲表裏始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於火器蓋天之所以係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能盡其利與無技等耳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蓋口炮毒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



皇上撥銀數千兩以資成造。比年禦虜賴焉。今秋于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來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砍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復套。須備熟鐵盞口砲六千位。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鉄鎗二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鉄炸炮十萬箇。焰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包鉄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爲表裏。庶可鞭撻此胡。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黃鉛子之

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于此而不宜于彼。或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于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燬裂。留以別用。各有所長。若曰神機不可外造。盔甲神鎗等器。原爲私藏者例也。而蓋口砲長短鉄鏡律條。旣無該載。而寔爲籌邊破虜之公器。伏乞特勅該部不以爲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該撫鎮官于山西陝西等處買辦置造。以爲復套之資。蓋成造而後教演。于軍中自造京師所製所作非所用之人烏得盡服習而後運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

美  
後

卷  
之  
一

謂也。不然，虜技精強，我軍莫恃，萬全之功未可必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三十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上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卣

李待問存我叅閱

曾襄愍公復套條議

疏

曾 銑

總題該官條議疏 條議復套

臣看得各該撫鎮等官勸議復套事宜雖議論詳略不同而僉謂河套之當復與夫勢之不可以不復者

皇明經世編

曾襄愍疏

條議復套

平露堂

所見皆同，但兵糧措置之規，攻守緩急之序，不無少異焉爾。蓋事體重大，人情所難，固有不能比而同者。臣奉欽依，有參酌之責，敢不悉心以爲聖明告乎。夫河套之復，賴有天下之大機，惟在審天下之大勢，以起天下之積痿，庶幾文武全功，帝王大業，可運諸掌矣。何謂大勢？夫河套者，西北之樞，全陝之喉吭也。三代秦漢，竝列中原。迨我皇明，盡入版圖，顧承平日久，武備浸踈，虜因竊據，漸致繁衍，蓋禽獸之孳息者，旣蕃而虜略中國男婦，又衆，以此穹廬四望，勢益盛。

強遂爲門庭之寇。貽中國之患。出套而東。則宣大三關受其害。畿甸爲之震恐。西則甘肅蘭靖蒙其毒。洮岷爲之戒嚴。入套而南。則全陝延慶等處。無不遭其侵掠。舉耳目之所睹記。如嘉靖十九等年。以迄于今。山陝遼薊之間。殺略人畜。無慮百數十萬。蓋虜處其便。中國失其險。不有以制之。則益啓裔夷輕侮之心。將來禍患。不可勝道。周子曰。天下勢而已矣。極重不可反。此愛國者之所當審也。何謂大機。夫有非常之才。而後能建非常之業。往古不暇悉矣。肆我明興。有

太祖之聖而後能驅逐胡元有 成祖之聖而後能

三犁虜穴 列聖相承海內熙洽虜時剽掠經略未

遑不惟徂於治安之可恃抑亦贊襄之者無其人今

我 皇上文德武功丕昭無外敬天恤民憂勤不息

每聞邊警宵旰靡寧故嘉納復套之奏卽下之臣等

具上方略頃者三邊風動陸師氣倍而醜虜且畏道

矣誠使忠計之臣不懈於內謀勇之將忘身於外復

此舊壤以除禍階郡縣其地而守之有方豈止百年

無事耶是河套一復非惟廣地寇羣 皇圖遠邁百

王近配 二祖惟我聖明有可致之資爾故曰天下之大機夫知其機審其勢亦爲之而已矣禦戎之臣猶懷觀望甲乙可否鮮能振勵使臣愚建白之意孤危莫遂遷延不決者夫豈無其故哉良由畏憚之徒嬰痠痺之疾恣知巧之說膠結人心已非一朝一夕雖忠臣義士亦不能不爲其所眩此不可以不辯也凡邊方撫輯之事付之於文職戰陣之事付之於武職而又擇大臣以總督之朝廷制虜亦慎重矣柰何將官每出於秦養罔知夫忠義遇賊不戰擁兵自保



遂使賊勢猖獗無所忌憚而文職諸臣坐守城堡莫辨真偽一倡百和遠邇同聲始則遠徼之飾辭終成朝野之通患遂信以爲虜寇真不可抗此戒懼惟謹備之爲尚而猶不能免焉是使中國武勇邈焉無聞士卒見賊不匿則匱此其病痿之原也故聞臣復套之議惟聖明鑒之有志者壯之識者是之其染於邊人之痿者或曰賊猶伏席也官軍進套入虎窩也席之伏也尚能爲害揜起而搏噬之勢將莫禦夫自遼患以來賊之侵軼憑陵者不知其幾生民荼毒所不

忍言非由我軍之蒐套也。若尚以爲伏虎，不知行虎漢曰：我，不能效。曾，繞，樂，西，市也。逐，仰，藥，而，死。可，爲，志。

之禍果何若也。臣以爲伏虎尚莫敢攫，則行虎將益

士，視，氣。

畏縮矣。他人畏縮猶可委也。當事任者而畏縮爲心，不有負於國乎。或曰：套地險要，固當復也。但我兵少，又素脆弱，終難與敵也。夫兵貴精，不貴多也。中國不患無兵，而患不練兵。誠使各處巡撫、兵備等官，於根餉、器甲之具，於鼓舞、緩輯之方，各修其職。總、副、叅、遊等官，於科、尅、冒、占之弊，於愛、恤、操、習之規，知所戒勉，則所在兵可使勇，且知向義。何虜之不可破哉。昔周

瑜以三萬之衆，破曹瞞百萬之師，李靖定襄之捷，以三千而破突厥十萬，衆寡強弱，豈有常形邪？惟在善將者馭之而已。或曰：九邊之守，歲費已極，若加復套，尤爲不貲，財力殫竭，將柰之何？夫成大事者，不計小費，不一勞者，不永逸，此定理也。卽以宣大三關言之，客兵歲費百五十萬，今常併守，然亦歲常百二十萬，直以百年爲準，須錢穀萬萬，猶未已也。若復套之費，不過宣大一年之費，其屯守修築，不過再倍三倍，事已集矣。設以爲難備，可獨豐于宣大，而嗇于陝西三

邊也。况套地既復，則郡縣其地，將來賦稅足供三邊之用。地隔民聚，有裨中興之大業。所謂大事者在此，而小費豈足惜哉？或曰：中國者本也，夷狄末也。不務本而事末，未可也。臣以爲虜寇不侵，百姓安堵，本末之說似也。今之虜患，不知果可以爲末務而坐視之乎？九邊騷動，中原驚擾，近者被其戕害，遠者苦於徵輸，內帑告匱，宵旰靡寧，有坐困之形，無底定之日。此諸葛亮所謂往與住勞費正等，故復套以祛其害，正所以安民，非以厲民也。所以厚本，非以逐末也。或曰：

兵法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緣邊分地而守，惴惴焉惟恐失之，且不能免，乃欲督兵於征，卽套內大虜，誠懼夫主客之莫當也。此知攻守之名，而不能盡其變者，非善策也。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今臣習夫火攻之法，助以槍箭之長，考察地利，攻以車陣，馬步相兼，水陸並進，欲進賊莫能禦，欲止賊莫能撼。內有聯東之堅，外無衝突之患，加以斥堠嚴明，賞罰必信，雖三千之士，可當虜萬騎。兵志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致人而不致於人，職之營。

陣庶其近之。或曰套誠復矣。全陝之地。可免虜患。賊  
旣無巢。侵掠不免。獨不多宣大之憂乎。此不知中原  
一體之勢。而秦越視天下者之說也。夫虜之所以侵  
軼無忌者。爲其視中原之無人也。若果奮其武勇。逐  
之河外。剽衄之餘。兌喙自遠。其敢以一河之隔而復  
肆猖獗耶。况宣大諸邊自有防禦之兵。初非掣彼以  
守此也。凡此皆方今之淺。漸成大癩。賈誼所謂一脛  
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者。正此之類。豈不可  
爲痛哭也哉。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堂堂天朝。被

侮於醜虜。此臣等義不受辱。甘心馬革之時。他尚何恤哉。但恐群痿弗瘳。有誤大計。故不敢隱默若此。漢

此時已虛。亦宜矣。

有謀臣曰晁錯者。議削諸侯地。蘇洵曰。錯爲一身謀則愚。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日虜寇之強。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直以苟免於身之爲幸。鮮有不以臣爲愚者。惟賴聖明辯之於早。斷之於獨。審其勢。運其機。以起夫天下之沉痾而已。謹將各鎮巡撫都御史謝蘭等鎮守總兵都督等官王縉等

各咨呈內條款相同者以類評議特出者隨事發開其有一得之愚諸臣所未議者併行開具前件用塵御覽雖未敢以爲復套方略亦區區芹曝之微忠也

計開

一恢復河套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河套乃中國之故地也自受降故城久棄不守移鎮榆林河套盡爲虜有盤據年久巢穴已成誠腹心之疾也以形勢論之山西河曲保德之間與套虜僅隔一河是以虜賊出套大舉深入或犯三關或犯宣大而直隸



內地亦可長驅而入虜賊入套大舉深入或犯平固或犯延慶而陝西省城亦皆爲之震恐且甘涼以西左蕃石虜止有一線之路而肅州尤孤若河套不極力一復則諸鎮之受害不已其不復套之害有如此者方今大小臣工果能慟虜賊之慘復子弟之讐決逐之於沙漠之外然後據河爲險築甯爲防受降之城可以復之外而宣大三關可保無虞內而平固延慶可高枕而臥矣其復套之利有如此者夫套之復與不復諸鎮之利害昭然可見此其形勢之不得不

復也。再以時機論之。方今之時。天下富強。虜雖縱橫。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富強。驅一大縣之虜。勢若反掌耳。况我皇上有復套之心。而壯總督復套之奏。執政之臣。仰體皇上之心。而贊襄復套之事。以其時則可以有爲。不爲則過時而難圖。以其機則順而可行。不行則禍發於莫測。此其時機之可復而不可失者。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虜自據套。漸致繁滋。蓋禽獸孽息者。旣蕃而掠去中國之人。又衆。以此勢日衆強。穹廬益固。遂爲門庭之寇。誠仁人之

所隱憂也。方今聖人在上，德合上玄，威震百蠻，時宜宵旰憂邊，兵食軫慮，佐以運籌之賢，舉中機宜，是以俯俞總督重臣復套之請，命上方略，期復故宇，真中國之曠舉，而振古之鴻猷也。蠢茲醜虜，其何足平耶！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本院嘗揣測形勢，較量彼已，復套之役，有六可焉。請言其寔：夫河套延袤計二千餘里，延寧邊垣已一千五百餘里，若因河爲固，較其長短，多五百里，比之守牆，其易十倍。三時務農，不煩戍守，止須冰合，然後防河，鑿冰爲堦，壘冰爲

垣比之守牆，易猶三倍。此蘭靖寧夏河曲，係德見有  
恒規，一可也。一虜入曠居野處，一帳之外，便爲敵國。  
我則宵鋒晝燧，以爲守。城郭溝池，以爲固。虜馬地凍  
草枯，騰騰已滅。春時冰解，尤甚虺隤。我則閑廐而居  
芻豆而牧。此天時地利，彼短我長。若選驍騰之騎，簡  
鋒銳之卒。冬春之際，因其近塞，適往速靖，襲其營帳，  
掠其牲畜，虜必遠徙。但數百里內，不復敢牧，則河套  
之半已非虜。有此近時名將王劼、梁震，屢有成績，二  
可也。一寧夏一鎮，勢據上游，利於舟師，婦人任友二

復一於不須大舉，只宜多方，以擾之。

嘗以一艦周行套區，斬捕首虜，若採雪山之木，下蘭  
後套出山西也，亦一奇也。靖之後，大造戰舸，閑習水戰，遠出虜後，軼其不意，破  
其營帳，時走單舸，重募死士，風雨昏夜，砲擊其壘，虜  
益驚擾，三可也。一寧夏地饒，利擅渠堰，穀粟可儲，饋  
餉之粟，方船而下，沿河再守，順流而運，不煩車牛，其  
易百倍，四可也。一全陝屯地多極膏腴，以本院屯田  
之法治之，不煩益費，卒乘可增，花馬定邊地多閑曠，  
以本院營田之法推之，比諸偏老，利常幾倍。平日則  
併營田之粟儲之，寧夏以助軍役，套復則移營田之

人耕墾沃壤以寔邊堡。五可也。一吉囊諸子盤據套內。勢雖盛強。然胡虜之情利在剽掠。東寇西盜。北擾南侵。勢非株守。如辛丑壬寅與夫甲辰套內殆空。俟其旣出。縱遺營帳。不過一二萬人。我以十萬之師。水陸並進。勢必遁徙。但師及河岸。分布舟兵。截據渡口。虜縱糾集醜類。求逞報復。然鞍馬之技。難用於洪濤。渾脫以浮。難當乎戰艦。比及河凍。諸堡已完。如前而守。焚蕪草萊。千里赤地。虜望必絕。六可也。

前件

看得諸臣所論援古證今理明辭直僉謂河套當復此正臣所謂有大機有大勢而不可失者獨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欲假精兵先襲取其營帳伺有閒隙乃圖覆其巢穴祇慕梁震王劾之爲殊有戾於光

楊中丞所謀甚可用襄愍此

論不見稍迂

明俊偉之業蓋師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苟聲其據套竊伏之罪以復我中原自有之地數其屢年侵掠之慘以雪愚夫愚婦之仇大揭榜諭昭示四方使天下之人曉然知我皇上爲天地立心爲萬民立命用春秋之法以嚴夷夏之防將見堂

堂之陣，正正之旗，天威所加，如雷如電，賊雖虎狼，無不殄滅，奚必襲取而甘盜竊之事耶？且數百里外，遑往遑歸，人馬困踣，得不償失，縱僥倖而成功，虜人終不震懼，至於俟其大舉，他侵方行，蒐套尤爲不武，况賊之出入無時，而我師之期必難一，以此因循，殆不可以歲月計者。若夫屯田營田之議，雖若慎重，然此施於復套之後可也，苟待此而爲復套之資，是望梅林而止渴，未知有濟於緩急否也。

一修築邊垣，該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先巡

亦在偵探何如耳



撫余子俊徙鎮榆林，寔欲爲復套之規，但壯志未酬，沙磧是宅，樵蘇斷絕，糧運艱遠，雖竭全陝之力，勤內帑之餉，而匱乏時聞，士無宿飽，識者尚以爲憂，然八十年來，屏蔽內地，虜不能窺，因以爲亦無不可，近年則舉衆深入，震撓全陝，坐受其弊而不資其利，此智計之臣所以欲成先志而恢遺烈也。夫使邊垣可築而可守可也，柰何龍沙漠漠，亘千餘里，築之難成，大風揚沙，瞬息尋丈，成亦難久，且東守宣大，西守花馬，已二千里，防秋之費，百數十萬，帑資已告匱矣，再益

以千餘里之邊，費且過半，成既難守，守亦難繼，是故保全陝之安，寬天下之力，紓西顧之憂，復套之外，別無長策。

前件

查得先准兵部覆議具題奉聖旨，虜據河套，久爲內患，昨連歲深入，全陝生靈被其荼毒，深軫朕懷。前此邊臣無有以逐虜復套爲念者，曾統所奏具見壯猷，你部裏許久方纔題覆，迄無定見，還着統督同各邊撫鎮等官，協心圖議，務求長策，嗣上方略，這邊牆千

里沙漠與宣大地勢不同，只看就要害處修築，且將兵部銀暫發二十萬兩作速運赴總督衙門，聽其修邊餉兵造器等項，便宜調度支用，專備明年防禦，不許浪費。欽此。欽遵。備咨前來。隨准該部委官運解京運銀二十萬兩到臣。臣遵照欽依內事理，陸續給散過修邊軍夫口糧、鹽菜犒賞、委官廩糧、架糧、官軍馬匹料草等項，并造器妝買硝磺鉛斤等項，動支共用過銀一十七萬三千餘兩，并築修邊堡支過糧料草束俱另行造冊奏繳外，今准議稱該鎮邊垣難以修

築而又以復套爲恢遺烈臣聞成化年間虜未住套邊疆少警使當其時以築榆林之工移置河南之地因河爲城守易百倍柰何舍此不爲而區區榆林之築千有餘里沙漠是宅樵蘇斷絕糧餉艱難務近忘遠以致賊得潛滋據我河套而延綏將士因界此墻遂分彼此亦拘拘然惟頽垣之是依而不知守之尺寸失之尋丈矣有遠慮者方且惜之而拔本塞源不能不望於今日也夫何遺烈之恢哉至謂復套之外別無長策則能仰體聖諭臣愚何敢別議

一選擇將材、寧夏撫鎮等官王邦瑞等議稱夫三軍之命、安危之主懸于主將、今時之將、未必非賢、顧皆承平待次擺邊、此防守之常調、復套者乃進征追討、深入沙漠探虎穴、踐龍庭、百餘年所希濶之舉也、昔秦遣蒙恬、漢遣衛青霍去病、乃取河南地立朔方郡、今得若人矣乎、竊觀數十年來、踰邊一戰者絕鮮、但聞有邊、巡度幕不敢輕進者、有擁衆數千、見虜輒遁者、驅此出塞、雖定計于內、料敵于外、竊恐臨利害、決死生、嬰白刃、冒矢石、固將領事也、倉猝遇變、改心易

慮使馬謖傷明足特咸寧于諸葛任福且鎮甘肅貽誤於韓琦。是豈指授者之罪哉。違節制以自敗耳。爲今之計。若不大破常格。而仍以承平習故之流。膺此非常之任。是鉛刀而錯節也。大抵出塞之將。當以驍勇有膽略者爲上。不限以資品。不棄以小過。大者爲主將。次者爲偏裨。但期可共吾事而已。若夫機微謀略。自有駕馭指示者。先之不必以此求備。愈難得人也。延綏撫鎮等官。楊守謙等議稱。夫積粟治船。儲材訓士。文臣可能。若夫聯十萬之師。驅遺虜出套。則須有統馭之才者一人。

爲大將，驍雄敢戰者二三人爲前鋒，習知水戰有一人率舟師，此非素簡有不能得，伏惟廟廊留意。

前件

看得選將乃方今首務，臣前疏已具，正與者臣之議相合，乞勅該部將各處舉到謀勇將材，不拘品職，惟才是使，某堪爲大將，某堪爲裨將，遇有陝西三邊將官員缺卽時推補，勒限前來，俾軍旅重務得以及時整飭，庶免因循誤事。夫選之旣慎，待之貴優，果有奇功，不次陞擢，異常賞賚，蹈常失律，顯行大罰，雖首將

亦不輕免，選擇既定，任之必專，非有勲勞，不與轉遷。如此則人自琢磨，事可底績矣。

一選練戰士，陝西撫鎮等官謝蘭等議稱：夫軍士不選，則戰陣不堪，原數不足，則行伍空虛，軍士不堪，與無軍士同行伍空虛，與無行伍同，訪得陝西各鎮人馬，軍多老幼不堪，且各營俱不滿三千之數，或八九百一營者有之，或一千五六百一營者有之，查其弊源，夫豈無由，蓋老幼之不汰者，選法之不立也，軍數之不足者，冒破影占之弊多也。今之欲復河套，必須



行令沿邊守巡兵備等道將軍士食糧文冊盡弔到官親詣各營各堡將出征軍士老幼不堪者盡行革回原堡將各堡見在軍士逐一揀選武藝頗閑年力精壯者盡數以補各管每管務足三千之數其盔甲什物務要打造完備堅固鮮明以壯軍士之膽以威敵人之心如是則軍足而兵精矣夫軍士選擇既精行伍既寔必須嚴訓練之法振頹靡之風每管三千既有將官以統之仍委各道方面官一員以監之每五日一大操一日一小操大操合一管人馬而操之

始之以下營演陣，不許仍前兒戲儼如臨陣對敵。三令五申，節制凜然。左右進退，鬪戰如法，不亂形，圓而勢不散，少有差錯，卽當重責。兵器與火器相兼，長兵與短兵相撓，卒伍有聯屬之法，離合有變化之妙耳。熟金鼓之聲，目識旌旗之色，左右東西無所不可。此則演習戰陣之法也。至火器爲禦虜長技，尤該多備。大約預備五層，頭層打畢卽退，再裝火藥。二層打之。二層打畢卽退，再裝火藥。三層打之。四層五層無不皆然。周而復始。火砲不絕，久則演熟，可以破衆摧堅。

矣。下營既畢，逐一閱試火炮，較其騎射，驗其槍刀，射馬箭者，以槍刀骨朶馬軍引之。馬上前後左右輪舞器械，久則不惟身手和輒，攻擊便利，抑且馬性馴習，馳騁不乖。人馬相得，衝鋒破敵，如蹈平地耳。由是大行賞罰，毫髮不相假借。雖騎馬不便利者，亦罰之而無宥焉。其小操每日操兩司人馬，三日六司操完，其操演賞罰之法亦如前例。如是大操以立戰陣之規，而小操以節軍馬之勞。行之三月而軍士改觀，行之一年而成効可畢。軍知將，將知兵，將爲賢能之將，軍

爲節制之兵，任意指麾，所向無前，河套不足復矣。

前件

查得先爲稽積弊，精簡練以修武備事，臣議將延綏寧夏各添設按察司兵備官一員，分駐神木縣花馬池地方，專一清理軍伍，沙汰老弱，每營務足三千之數，修除戎器，督同各該將官，時加訓練，固原鎮見有兵備副使，亦就責成一體簡練，仍各另請勅以擅其事，如河套已復，添設官員，應否留革，別請定奪等因，於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具題，訖，又爲飭軍旅

備長技以禦虜患事臣議將各鎮總副叅遊等官兵馬裒多益寡務足其數如有不足以守備協同等營兵馬湊合成營聽調征勦等因又將臣前添設兵備之議申明具題該兵部覆議聽征之兵備行各鎮撫鎮官作速整理添設官員咨行吏部仍候臣會議修邊復套至日另行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到臣通行各鎮撫鎮等官欽遵將各營軍士湊合成營以聽征勦中間老弱不堪克數者因防秋緊急猶未沙汰遞補止將臣標下湊調各營官軍三千員名督令中軍千

把總等官嚴加訓練。臣仍不時躬親較閱。數月之間。若走營下陣。打放矢石。坐作進退。擊搏攻刺之類。靡不精熟。煥然爲三千勁卒。使各鎮將領果能聿修厥職。時加練習。有不可教之軍。不能爲之事哉。所以寧夏撫臣王邦瑞稱。臣中營氣如虓虎。威若雷霆。使諸將精采皆然。可以橫行匈奴。良有以也。如蒙乞勅該部查臣前奏事宜。於延寧二鎮各添設按察司兵備副使。或僉事一員。寧夏於花馬池駐劄。凡黃河以西人馬。屬舊有兵備。河東人馬。屬新設兵備。延綏於神

本縣駐劄凡鎮城以西者屬舊有兵備鎮城以東屬  
新設兵備并固原兵備副使各另請勅專一清理軍  
伍沙汰老弱稽查糧餉修除戎器。公同各該將領時  
加訓練其訓練之方各鎮撫鎮等官從常酌處如河  
套已復添設官員應否革留另議奏請定奪